

到和平之路

黃藥眠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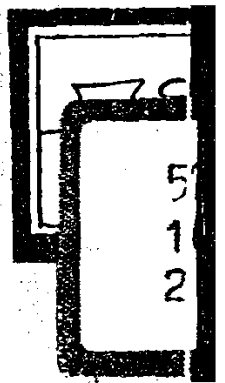
新中出版社印行
生活書店總經售

國際知識叢書

578.183

168

2



書叢小識知際國

種 一 第

路 之 平 和 到

著 眠 藥 黃



3 0619 8326 2

★版訂增月六年六四九一★

社 版 出 中 新 者 行 發

版 早 25916

~~6067~~

目錄

編者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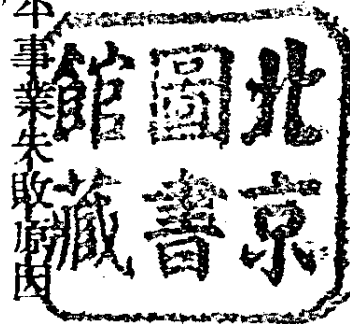
- 一 我們需要的是和平……………(一)
- 二 爲什麼會有戰爭……………(六)
- 三 第一次大戰以後和平主義的失敗……………(一六)
- 四 論和平的條件與和平的力量……………(二四)
- 五 國際和平機構的一般的考察……………(三一)
- 六 論和平機構中的宗旨和原則……………(三五)
- 七 論和平機構中的組織規程……………(四二)
- 八 問題與答覆……………(四七)
- 九 我們對於和平機構的看法……………(五一)
- 十 世界和平的保障——經濟民主化……………(五七)

578.183
168
2

編者序

這本小冊子雖是在一年多以前寫的，然而作者對於過去國際和平事業失敗原因的分析，對這次世界大戰中所形成的國際和平機構的看法，以及吾人應如何為世界和平奮鬥的方針等等見解，仍頗有一讀的價值，而並無陳舊之感。為使對世界和平問題有一個比較更周全的概念，編者特把自著的「世界和平的保障——經濟民主化」一文增加了進去，以求政於讀者。這樣，讀者們閱讀了這本小冊子之後，對於和平前途的原則性的認識，也許可以更明確一點。

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上海。



一 我們需要的是和平

第一次大戰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終結，戰死了一千萬人，災病而死者又一千萬人，受傷者二千萬人，孤兒九百萬，寡婦五百萬，流離失所者更超出千萬以上。至於物質上的損失，更無法計算，人們受了這樣慘痛的教訓，大家都以為從此公理伸張，暴亂消滅，所謂以戰爭消滅戰爭，軍國主義將永遠絕跡，然而可惜，事實上歷史的發展恰好走向相反的方向。

首先是巴黎和會，空洞的『正義與和平』的語言，並不能減少國與國間之猜忌，民族與民族間的仇恨，相反的，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與落後的殖民地國家之間，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列強之間，戰勝者與戰敗者之間，統治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積恨格外加深，少數強國更脫不了帝國主義的因襲的傳統，只求自己能獲得更多的利益，對於世界和平的如何保障，人類社會之如何合作，根本就沒有誠意。所以從第一次大戰到第二次大戰，零零落落的戰爭就不會停止過。

其次是經過這一場大戰破壞以後，廣大的人民受飢寒所煎迫，起來反對舊世界的體制和規模，而在另一方面，則地主和金融寡頭死死抓住政權不肯放手，於是革命的浪潮像野火似的燒遍了歐洲，從一九一九年起，此伏彼興，一直到一九二五年的美國礦工大罷工失敗止，這個革命運動才算暫時停息下去。

第三，革命的風浪才剛剛過去，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危機又馬上襲來。千千萬萬鳩形鵠面的失業羣踟躕在摩天大樓底下，俯仰在公園路側，一方面有千千萬萬人的飢餓，一方面則又有許多穀物因為缺少銷路而被傾倒到海裏去喂海上的肥魚。在以前經濟的危機，可以使許許多多的企業家破產，並在這破產的廢圩上，重新開拓一些自由競爭的道路，更慢慢的恢復繁榮；可是這次的危機，却使金融寡頭更有力的增強了自己的地位，金融寡頭和一般人民的地位更加遠離，財富的集中，達到了更高高度。爲了這個緣故，所以危險一直延長到一九三二年末才慢慢的轉向蕭條。——然而而是長期的蕭條。用幾千萬人的生命去換取來的代價，原來乃是飢餓的勝利！

可是這個危機還沒有過去，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信號已在東方響了起來，最脆弱

的日本帝國主義者，首先就以戰爭來找取危機的出路，在滿洲放起火來。接着希特勒，以反凡爾塞的英雄，爬上了領袖的座位，然後又以東進的吶喊贏得了西歐政治市僧的歡心，一陣軍鼓和喇叭，刀劍與鐵輪碰擊的聲音，首先慕索里尼拔出了屠刀向阿比西尼亞斫去，國際聯盟被一次再次的證明是無聊的偶像，蘇聯的和平呼籲，被人給予聾耳，端坐在大西洋那邊的孤立主義，也正在那裏打算，利用歐洲戰爭未嘗不可又乘機做一筆生意。如果第一次大戰的前夕，人們一直到大戰爆發前兩個月，還不知道會有戰爭，那麼這一次，却在大戰爆發前四五年以來，人民已無日不在大戰危險的恐怖中過日子。

果然經過四年之久的特殊蕭條，當新的經濟危機重新出現的時候，（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希特勒也就斷然冒險把全世界投入到戰爭火燄之中。

很顯然的，這一次戰禍的損失，要比前一次超過十倍百倍，幾十萬噸的鐵流從空中傾瀉，整個的城市變成了丘墟，幾千萬人類於轉瞬之間變成了血花肉屑，幾千萬人類被繫於鐵索當作奴隸，像羊羣般趕來趕去，被屠殺被活埋的更不知道多少。

我們假如試去想像一下，這一次戰爭，將會死傷多少人，將會有多少孤兒和寡婦，我們就不難理解到戰爭的殘酷。

如果有人街上持刀殺人，那麼人們一定會說他是野蠻，要受懲罰，然而何以人類文明，進化到今天，却不能免去人類在自相殘殺中，招致數千萬人的死亡！過去人類學家告訴我們，在遠古的時候曾經地面上有許多恐龍，但是到了後來，因為自相殘殺吞嚙，結果乃至於絕種。是不是人類的智慧發展到今天，而其結果還是要同過去的恐龍一樣免不掉絕種的命運呢？這也許是有類於杞憂，可是假如我們想像到將來的科學發達，殺人的利器一天天進步，也許有一天，一個飛彈從數千哩外飛來，於是一剎那間，幾千百個人的生命都變成烏有。那麼這樣自相殘殺下去，人類將復歸於野蠻或甚至於絕滅，也不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今天，當勝利就快要來臨的今天，我們必須要問：這一個勝敗是不是和平對戰爭的勝利呢？這一個勝利是不是可以保證永久的和平呢？假如在這次戰爭結束以後，各國還是斤斤於目前的私利，如何去分割殖民地，如何去劃分勢力範圍，

如何去獲取更多的資源，如何去維持自己的武裝，滅削別人的武裝，如何去以防止別人威脅爲名，造成自己對於別人的威脅，——假如我們不能把勝利的基礎放在和平上面，那麼很可能，經過一個時期比這次還要慘烈的戰禍還是要到來。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今天的和平，豈不是未來的戰禍的開端？這個和平豈不僅是毫無意義，而且還是不祥的預兆！

經過了第一次大戰，死傷了這樣多人，直接間接受到災禍的更不止止千萬，但不到二十五年間，又發生了第二次大戰。死傷的人更多，所受的災禍更慘，無所謂前方和後方，多少人在第一次大戰的時候死去了丈夫，而這一次大戰裏又死去了兒子，多少人在第一次大戰的時候，死去了他自己的父親。而在這一次大戰裏又失去了自己的兄弟！經過數十百年人類勞動之所經營，文化之所積蓄，許多城市，工廠，作坊，農場，村舍，圖書館，博物院，在炸彈爆炸之下，可以全部絕滅，經過十多年父母們辛苦之所提攜，學校之所撫育的青年孩子，可以在一粒彈丸之下暴命。難道人類進化到今天，還是要和過去的恐龍一樣在自相殘殺中滅絕麼？不，我相信人

類的智慧已經應該能夠免除這自相殘殺的野蠻的行動了。

爲了這個緣故，所以今天一切留心時局發展的人，一切關心於人類未來命運的人，一切科學家，藝術家，政治家，所有人類文明的代表，對於未來的和平問題，都應該感到十分的關切。

二 爲什麼會有戰爭

要答覆如何保障未來的和平問題，首先我想就得研討一下爲什麼會發生戰爭。

在第一次大戰以後，反戰非戰的思想不是曾經極一時嗎？爲什麼不能免除戰爭呢？

早在一九二四年日內瓦議定書裏面，人們就會很清楚替侵略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在一九二七年凱洛公約裏面也曾明白的指摘戰爭是非法。而且在這次大戰爆發的前幾年，早就有人指出了戰爭的危險。蘇聯的外交家會不斷的警告過我們，美國的有識之士也會同樣的警告過我們，然而戰爭終於是不可避免地來了。這是什麼緣

故呢？

所以戰爭並不是漂亮的政治家的和平的演說所能阻遏的！牠也不是堂堂皇身的決議宣言所能阻遏的，也不是幾個有識的政治家所能臨時廢止的，更不是憑幾個人道主義的善良之士的奔走呼號所能止熄的。牠是滋生在不合理的經濟制度裏面，牠是潛伏在每一個不合理的政治措施裏面。如果我們不注意牠，隨時警惕，讓牠日積月壘潛滋增長，那麼等到有一天成爲了一種社會趨勢的時候，那就誰也無法去臨時把牠根絕了。所以當我們討論到戰爭所以發生的原因的時候，我們必須更深刻的去研究一下推動這個戰爭的基本力量是什麼東西。

曾經有許多歷史家把戰爭的原因看成瑣瑣屑屑，零零碎碎，他們不從社會的內在關係上去找尋原因，而只是看到了一些第二義的或甚至是表面的因素，於是一個人的脾氣壞，可以發生戰爭，一次家庭的風波可以發生戰爭。這種看法，在過去奴隸社會，或封建社會裏會長和國王大權在握的時候，也許還能算是捉摸到了一些真理的影子，可是用這種看法來把握近代戰爭的因素，那事實上就非把人引向真理的

相反的方向不可了。

你說戰爭是由於人類的好戰的天性嗎？但是我同樣可以舉出更多的例證，證明人類有着和平共居，互助互利的天性，而且歷史上我們看見有不少的國度，連續的有數百年的光陰可以在和平的日子中平滑的過去。

你說戰爭是由於某些國家的人口過剩嗎？但是爲什麼這些人口過剩的國家，常常就是生產過剩的國家呢？爲什麼他們不能把生產過剩的商品的勞力，來生產自己所需要的東西呢？即退一步說，他們爲什麼不能以自己多餘的商品，換取別個國度的多餘的食糧呢？像加拿大和美國，不是正鬧着農產品過多嗎？不，不是的，以人口的過剩來解釋戰爭，那是過於把問題簡單化了，如果照這樣說法，那豈不是節制生養論者考，將變成和平的使者？

你說戰爭是單純的由於種族的歧異嗎？但中國和日本是同屬黃種，爲什麼會這樣結下世仇？法意兩國，同屬拉丁民族，何以要互相水火？當一世紀前後，巴爾幹的人民，要求獨立解放的時候，爲什麼英國政府，曾不止一次的，支持過異族異教的

奧托曼帝國？西班牙的佛蘭哥，爲什麼要借摩洛哥的土著兵來屠殺自己的同胞，宣揚大法蘭西的賴伐爾之流爲什麼要出賣自己的人民去替納粹當奴隸？不，不是的，以單純的種族間的仇恨作爲戰爭的基本原因的時期已經過去了。

那麼戰爭的原因究竟在那裏呢？

從歷史上分析起來，不錯的，人類即在史前時期，就有着戰爭。可是戰爭可隨着時代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特質。我們不能說，人類一向就有戰爭，所以今後還得一直戰爭下去，說戰爭是人類的天性。只有當我們把戰爭的歷史發展看清楚，我們才能夠更明白的看出現代戰爭的社會動力。

在游牧時代，人們是爲着爭奪水草而發生戰爭，在奴隸時代，人們是爲了爭奪奴隸而發生戰爭，奴隸愈多的民族就是愈強愈富。在封建時代，人們是以爭奪領土而發生戰爭，野心的帝王爲了要擴張領土來分給自己的親屬功臣，絲毫也不吝惜人民的血。重商主義時代，人們是爲了侵奪更多的金錢和貨幣而發生了戰爭。商品和短刀，欺騙和掠奪，商人和海盜，是學生的兄弟。

到了產業革命以後，資本主義有了長足的進步；牠所要求於落後國家的是原料和市場。牠和以前的經濟制度是不同的，牠於平等交換的名義之下，掩藏着剝削，因而他對殖民地的侵略也是採取自由貿易，自由通商的方式來進行。而且每到一個通商口岸，牠必挾其優秀的技術，建立起資本主義的王城，於是這些侵略者，更振振有辭，好像他們都是傳播文明的人物。二十世紀初頭金融獨占資本獲得了優勢，侵略的方式更變得微妙。可是無論他的方式如何，經濟之作爲戰爭的最基本的動力還是和從前一樣的。所不同的，只是過去的經濟掠奪是和戰爭同時進行，而近代人的侵略，却通過了銀行的簿記，表面上做得非常之文雅。

自然每一次戰爭，都必然會參雜着各種不同的時代的因素，而在戰爭上面烙上了自己的記號。有些是表現成爲因各國王朝間血統和王位的爭奪而引起戰爭，有些是表現成爲因宗教信仰不同而發生了戰爭。十字軍東征那是誰都知道的歷史上有名的事件。可是跟着近代史的開場，王權逐漸削弱，至少在名義上人民成爲了國家的主人，於是王朝與王朝間，國家領袖與領袖間的衝突，再也不能構成成功戰爭的

因素。同樣的，宗教信仰的自由，逐漸被承認爲每個人應有的權利，所以三十年戰爭結束，西法利亞條約簽訂以來，宗教之作爲戰爭的因素也已不復存在。不過代之而起的，倒是民族的因素，意識上的因素。比方史圖亞特王朝爲了保護自己神聖的王權，而和民主思想發生鬥爭，如法國大革命以後，歐洲國家對革命仇視而發生干涉戰爭，都是很明顯的例證，此外，如十九世紀中，泛濫於歐洲的民族運動，東方的侵略和反侵略的戰爭，都是大家所知道的。

所以作爲戰爭的基本動力的因素是由於每個時代的社會結構不同而有着不同的社會涵義與形式。而其中自然還是以經濟的因素爲主導的貫穿全部歷史的戰爭的動力。如果我們不從經濟方面去找尋原因，而專從微小的歷史瑣節上去游泳，那一定會使我們輕重倒置，不能正確的估計事情。同時如果我們把前一個世代的戰爭的因素，拿來解釋近代的戰爭，那更一定會使我們變成時代落伍，而看不見客觀的實際。比方有人企圖以個人的野心來解釋這次希特勒發動戰爭，我想這是錯誤的，你想想看，如果單憑希特勒個人的野心，牠能够建立起這樣大的戰爭機構麼？你想想

看，如果單憑希特勒個人的努力他能夠得到英國法國的金融寡頭們政客們的鼓掌稱善麼？希特勒所從而建立獨裁的社會基礎已和過去的王朝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總括起來，我想，作爲近代戰爭的基本動力，從橫斷面去看，可有以下三個因素。

第一是經濟的因素，由於不合理的經濟制度，盲目的生產，致使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是生產過剩，另一方面是失業和飢餓。而金融寡頭爲了開展市場，於是乃以國內找不到銷路的大量貨物向落後國家傾銷，或是用投資的方式吸取高額的利潤，或是因貨幣貶值以壓倒對方，或是用特許的方式壟斷落後國家的資源，或甚至進而掌握其生產交通的命脈，干涉牠的內政和關稅。這種辦法，一方面是使落後國家永遠無法執行其產業化的計劃，農村生產永遠停滯在小農經濟上面引起了極大的不滿。另一方面則各強國間互相競爭，這自然就引起了正面的衝突。英國工黨領袖摩理遜說的，『商業競爭和因商業競爭而引起的不平，實際上就是戰爭的先聲，』這句話是完全對的。

第二是民族的因素。十九世紀以來，「第三等級」（指工商業）所領導下的民族運動，事實上並沒有澈底進行，相反的，隨着資本主義的發達，民族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愈益明顯地暴露出來。因此剛才所說的經濟因素又常常是和民族問題雜揉在一起。一個技術發達的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裏面，雖然有着不少貧困的人民，可是在對外關係上說，他們總算是以先進國家的人民的姿態出現的，在落後國家裏面，雖然也有不少富豪或產業資本家，但是在對外關係上說，他們總是以落後國家的人民的姿態出現的。而且由於膚色，習慣，語言的不同，自然比較容易的看出民族間分別的界限。於是由經濟上的對立又轉化成民族間的對立：一方面是先進的民族，另一方面是落後的民族，一方面是富有的民族，另一方面是貧窮的民族，一方面是在經濟上佔控制地位的民族，另一方面是經濟上留在半獨立狀態的民族。這其間再加上了歷史的傳統，政治制度的不同，宗教信仰的差異，民族的成見，因而造成了民族間異常複雜的對立關係。互相猜疑嫉忌仇恨，所以在國際舞台上便成爲了國家與國家間的對立，在同一個國家裏面，就造成爲少數民族問題，在產業先進國家和落

後國家之間就成爲了鎮壓政策和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間的對立。

第三是意識上的因素。由於金融寡頭的壟斷，資本更集中，由於民族間的積恨，於是在意識上乃造成了一個極端的民族自大主義，極端對外擴張的侵略主義。這兩個東西合攏起來，就成爲了近代殘害人類的法西斯主義。不過這個法西斯主義雖然是極端的民族自大主義，雖然是把國與國之間的矛盾弄得非常之尖銳，可是在侵略和平國家，吞食弱小這一點上，又大家完全一致。只有明瞭這一點，我們才能解釋爲什麼在和平，反戰，裁軍的聲浪中希特勒竟能夠登台並逐漸長大起來，吞食了一個國家又一個國家。所以法西斯主義並不僅是存在於日德意三國裏面，而且也存在於世界範圍以內。即在軸心國完全失敗以後，法西斯主義將仍是擾亂世界和平的最危險的敵人。

這三個因素是推動戰爭的基本動力。每一次戰爭，無論牠是大是小，表面看起來雖然好像是很複雜，有些是地理的歷史的因素，有些是偶然的原因，可是假如我們更仔細地去分析起來，那我們就不難發現這裏面潛藏着的原因是：以經濟的原因

為主，同時還夾雜着民族的，或意識的因素。

再從戰爭所表現的形態說，那我們可以把牠分成四個基本的形態：

第一種是由於每一個強國都有牠的附庸和勢力範圍！因而在各強國爲了自私的目的推動之下，產生了各小國與小國之間的戰爭，或是同一個國家內此派與彼派間的內戰。

第二種是由於小國或落後國家不願意永遠受強國的支配起而反抗的武裝衝突。這是殖民地的解放戰爭。這雖然是彼此強弱的懸殊，但弱者方面常常能獲得別的強國的支持，因爲這些強國懼怕某一個大國過份得勢會損害了自己的利益。

第三種是強國與強國之間矛盾達到極點，因而不能不親自出馬，於是造成了大規模的戰爭。而前兩個又常常是第三種戰爭形態的序幕。

第四種是侵略者受了初期戰爭勝利的鼓舞，於是不顧一切信義和手段，企圖征服世界向所有國家挑戰，於是把戰爭的規模更加擴充，而成爲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士對侵略國的戰爭。

這四種形態，常常又是作梯形的發展，我們如果把一九三一年的滿洲事件到一九四一年的德蘇戰爭爆發，從發展的觀點看，那我們就可以看出這裏有一串的明顯的序列，每一種形態都是互相勾聯着。可惜的是那些西歐的近視政治家們有意或無意的忽視了『和平不可分割』的原則『集體安全』的原則而終於至造成了這一次最大的戰禍。

三 第一次大戰以後和平主義的失敗

明瞭了戰爭的基本動力，和牠的基本形態，現在我們再進一步來檢討一下，第一次大戰後一切和平運動所以失敗的原因。

首先我們談到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

很明顯的，威氏並沒有了解到戰爭的基本動力究竟在什麼地方。所以他的主張都是根據於一時的卽興。

我們現在且把他的十四點抄下來看看。一、和約召開完成以後，不得再有秘密

外交；二、除國際行動的封鎖外，各國領海以外航行在戰時及平時均絕對自由；三、竭力掃除經濟上之障礙；四、各國軍備裁減要有適當的保障；五、各殖民地的管轄爭執一律秉公辦理；各相關地域內人民的利害，與欲統治該地政府之請求一律平等；六、所有俄國的領土概行退還，讓俄國人民有充份機會自行發展；七、恢復比利時的領土對於牠的主權不得加以絲毫的限制；八、恢復法國在普法戰爭時所失去的領土；九、意大利的國界應依據明白公認的民族界限，重新劃定；十、奧匈國內的人民，應充份給予自主機會；十一、恢復羅馬尼亞，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羅被佔領的土地，所有巴爾幹各國彼此間的關係，應在國際保障下，依歷史的親誼及民族的分佈來劃分。十二、土耳其民族的主權應予以保障，其所屬下的非土耳其民族，則應給予自主的機會，達但尼海峽，應永久開放給各國通航；十三、根據波蘭民族分佈的地區，建立波蘭國，並應給予通海的領土；十四、國際聯盟必須成立，在特別盟約下，以互相保障大小國在政治上獨立與領土上的完整。

威氏除了在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一發表的宣言中曾提到「民族的希望必須受到

尊重」比較重要以外，在這十四點裏面，他的重點幾乎完全集中在保證領土完整這一個項目上。至於他主張領海以外航行的自由，主張掃除經濟障礙，主張裁減軍備，廢除秘密外交，不是空洞的主張就是瑣屑的技術的提議，他根本沒有接觸到戰爭所以會發生的原因，根本沒有提到要保障和平應該有何種力量。所以如果把威氏當作爲美國的代言人，那我們還可以說他已多少盡了他的任務，因爲他所說的航行自由，掃除經濟障礙云云，都是代表着美國的利益。因爲美國的資本主義經過了第一次大戰以後，牠已發展到這樣的高度，使得他可以不必佔領別人的土地，而只憑藉着雄厚的資金，即可以控制別人的國家。可是如果把威氏當作爲和平的代言人，那就未免是過份的天真。難怪似來，他國內得不到議會的支持，國外受到西歐外交家的抵抗。最後，他只得組織國際聯盟來作爲他對其他一切讓步的條件。所以從整個的說來，他的原則和計劃是完全失敗的。

現在談到國聯。

如果我們把國聯的宗旨拿來檢查一下，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出他們所標舉的宗旨

的確可以說已經是集和平的辭彙之大成。他說要反對外在的侵略，保存領土的完整和政治的獨立；他說要用談判，調解，仲裁，和法律的方式解決紛爭；他說凡不願意這些方式，而直接從事於戰爭的國家，將被認為是對一切其他盟國的宣戰；他說要把不適合的條約，重新考慮；他說，要提倡國際合作，以減少犯罪；他說要保護少數民族……的確，這些條文，沒有一條不是光明正大，可是實行起來呢？那就不特沒有廢棄不合時宜的條約，相反的更增加了許多列強間的祕密諒解，不特沒有保護少數民族，相反的，許多少數民族問題鬧得更尖銳起來，不特沒有得到國際的合作，相反的國際間佈滿了猜疑和恐怖的空氣。裁軍是愈裁愈多，侵略的兇骸是愈來愈烈。

的確，從一九一九年起這可怕的戰神從來就沒有離開過這個地球。一九一九年有捷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對匈牙利革命的干涉，一九二〇年有波蘭的進佔維爾那，一九二一年有希土之戰，一九二二年有日本向西比利亞的出兵，一九二三年立陶宛出兵佔米美爾，法國佔領魯爾；一九二四年西班牙向里夫民族出征，一九二五年法

國征服敘里亞民族的叛變，一九二六年美軍佔領尼加拉瓜，一九二七年意大利佔領科甫島，荷蘭屠殺爪哇的叛變，一九三〇年法國征討安南，英國征討印緬北境的土著。到了一九三一年的滿洲事件，一九三五年的阿比西尼亞事件，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內戰事件，事情是越來越多，越鬧越大，國際聯盟不僅不能作有效的制裁，反而處處在替侵略者彌縫，國聯的威信，事實上已一落千丈。

而在這同時，希特勒於一九三三年登台，他立即成爲了撕毀條約的專家。一九三五年他藉口列強並未執行裁軍的諾言，於是重整軍備，一九三六年他無視羅加諾公約，而進佔萊茵，一九三七年德意結成了軸心，一九三八年併吞了奧國，可是國際聯盟對這一切破約行動只是裝聾做啞，雖然由於蘇聯的加入國聯，稍稍加強了他的活力，然而蘇聯外交家的和平呼籲，都在英法外交家耳朵裏睡覺。

一九三八年張伯倫老人似乎對於國聯裏面蘇聯的和平演說已感到厭倦，所以他寧願弓着背撐着雨傘，不惜路途的遙遠跑到慕尼黑去開四強會議，他的目的是要引希特勒爲同志，唆使他去做東征的英雄。然而也就是在這會議上，作爲國聯支柱的

英法二國，實際上已離開了國聯的立場而去遷就德意的侵略計劃。可憐的國聯，牠已被人活生生地送進了棺材。可是當張伯倫回到倫敦去的時候，他還是以和平的勝利者的姿態發言，他說：「近代戰爭是多麼可怕的事情，所以假如有人認為我們要爲了千里以外的小國的疆界的安全而把我們整個帝國投入到戰爭的可怕的深淵，那簡直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可憐的健忘的老人，他已經把國際聯盟所規定的規章早已置之九霄雲外。

難道國聯沒有反對侵略的規定嗎？沒有防止使用武力侵略的規定嗎？有的，然而爲什麼這些規定都無法執行呢？這原因是因爲作爲國聯領導者的強國，一開始就沒有把國聯當作爲反對侵略的和平機構。牠們只是想通過國聯，來分割更多的殖民地，通過國聯來控制更多的國家，用國聯來作爲鎮壓戰敗國家的武器，作爲反對「赤色疫苗」的堡壘。所以國聯的盟約要主張和平，但國聯的理事會却並沒有維持和平的責任和義務，更沒有切實的力量來做和平的後盾。爭執的國家可以把爭端交付國聯，但也可以不交付國聯，可以交付理事會，但也可以交付大會；國聯可以受

理，也可以不受理；他的調解可以有效，也可以無效；而會員國則可以接受國聯的建議，也可以不接受國聯的建議；國際聯盟的確是一個政治舞台，那裏充滿着戲子，在全世界都冒着狼烟的時候，他們却在那裏高唱着和平的調子。

第三，我們再附帶的來說幾句國聯以外的和平活動。

我們都知道美國是站在國聯以外的，可是牠也並不是在自甘寂寞，他一眼就看上了遠東的資源，因為在這裏有無限的資源與人力，尙未被利用，因為這裏美國的貿易數額每年都有鉅大的進展。誠如某位美國政治家所說『五十年前遠東供給我們的貨物，估當時總輸入的百分之十，二十五年前遠東的供應，估我們當時總輸入的百分之二十，二十年以後，遠東很可能在我們的輸入總額中佔更大的比例。』正因為了這個緣故，所以自從第一次大戰以後，美國在遠東始終是採取積極的態度。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其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於拆散英日同盟，保證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維持門戶開放的原則。此外還規定了英美日海軍力量的比例，限制了一萬噸以上的造艦程序。這些措施，從今天看來，至少總算是延緩了戰爭的時日。

至於其他如一九二五年的羅加諾條約，那不過是法國企圖以條約的方式，來鞏固他自己的獲得，一九二七年的凱洛公約，那不過是精神上給予戰爭以一種譴責；一九三〇年的倫敦海軍會議，則不過是華盛頓會議的延續，把五、五、三、的比例擴展到補助艦艇。所以嚴格的說來，對於世界和平，並沒有什麼多大的貢獻。

在這時候，只有蘇聯沉着地在努力建設自己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他主張和平，他主張集體安全，他主張和平不可分割，他主張普遍裁軍。牠不是空泛的和平主義，他是主張以和平的力量克服戰爭的因素。但可惜的是，牠這種主張始終給西歐的政治家們歧視和嫉妬。真所謂是「曲高和寡」！

從第一次大戰結束到第二次大戰爆發，這二十年間，世界上的一面有和平的機構，和平的規章，和平的會議，和平的演說，另一方面，則血肉橫飛，人民流離，從小的一個角落的戰爭，漸漸發展到大規模的衝突；由局部的騷亂的鎮壓，漸漸發展到兩國間的正式交兵；由刺刀，白砲和機鎗漸漸發展到飛機和大砲。這不是一個奇異的局面嗎？一方面高喊着安全，秩序，文明，和平，另一方面，則又有經濟危機，失

業恐慌，商品傾銷，關稅壁壘，貨幣貶值，明鎗暗箭，此傾彼軋，造成功一片混亂。

一方面是盆湯和酒館，一方面是貧窮和血淚。就是那些把和平叫得最響亮的人，也不會相信這個局面真的能夠維持和平。於是國際政治上，照舊充滿着陰謀，奸詐，欺騙，和威嚇，再從這陰謀，奸詐，欺騙和威嚇產生了不平，憤怒，嫉恨，和怨毒。在這個一片迷霧的空氣裏面，絲毫也不能看見和平的陽光。

所以難怪，在一九二五年，當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愛倍爾死了以後，復僻派的票數馬上超過了一千萬票。當一九三二年，希特勒上台的前夜，德國的失業工人，已達到六百萬人。經濟危機這個怪物，已經又在歐洲徘徊，德國的容克貴族，金融寡頭，早就預備着要用戰爭來解決這歷史遺留下來的矛盾了！

四 論和平 條件與和平的力量

可是由於極端好戰的，反人道的，殘酷的法西斯的侵略，把全世界最大多數的人類都投入死亡，飢餓，奴役，恐怖的火流之中，因此全世界的人民乃不能不一致起

來爲反對人類的害虫而奮鬥。到了今天，反法西斯戰鬥的勝利已經在望，問題是我們今後是不是還能繼續過去和法西斯奮鬥的精神，來確保和平呢？我們是不是能夠以犧牲千萬人的生命所換取得來的勝利，來保證今後幾世代的無量數人的生命呢？如果是的話，那麼我們又有那些和平的條件和和平的力量呢？

我覺得這一次戰後的世界，究竟不同於第一次戰後的世界。首先是論到和平的條件。

第一，經過了這一次大戰以後，生產力有着更飛躍的進步，羅斯福總統曾表示，如果照目前美國生產力發展的速度，則半個世紀左右，美國的生產，可以供給全世界人類的豐衣足食。科學上的發明與發現無論在合金方面，醫藥方面，製造代用品方面都有着驚人的成就。在空氣裏面可以提煉出肥料，在海水裏面，可以提煉出輕金屬的鋁，從海草裏可以提出鈣質，製成食物，和醫藥用品，英國在目前已有了一這一門的特殊工業。在以前資源的出產常常受到區域的限制，可是現在人造樹膠可以大量的製造，美國現在每年人造樹膠的產量已達一百萬噸，超出了過去他從荷

屬東印度的輸入量。即將來的石油亦未嘗不可以由人工來大量生產。這些事實，都在說明科學的進步，可以保證未來人類生活的幸福和愉快。自然的資源更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人們也可以無需爲了生活的資料，而自相殘殺。同時反過來說，這些事實，也正在說明，把人口過剩作爲發生戰爭的原因的學說，是毫無根據。科學可以很驕傲的告訴人們，未來人類的生活，是可以毫無問題的，可是今天之所以還有許多人陷於貧窮的苦海，或甚而至於還要發動自相殘殺的戰爭，那完全是社會制度的罪惡！從世界的範圍說來，並不是出產不足，推動了戰爭，倒是生產過剩釀成了戰爭。那麼現在生產力擴大了，是不是更足以促成戰爭呢？我的答覆是，現在世界的和平力量已具有相當的力量，生產力之擴大，反過來亦足以更暴露社會制度的缺點。所以只要社會制度有一個改革，生產的進步乃正是和平的有利條件。

其次，是戰後交通發達，過去的險阻的山川，遼闊的海洋，現在都不足以限制人們的往來，青天無際，碧海無雲，正足供人們的自由飛躍，自在翱翔，無線電傳

真，數千里外的友人可以晤談一室。一週間可以周遊世界。由於互相交往的頻繁，自然就容易發生休戚相關，四海一家的情感，過去的民族的偏見，由於無知而偽造出來的傳說，都可以逐漸泯滅。再從另外一方面看，近代戰爭的武器，其有效的殺傷距離，正不斷的延伸。據說新發明的火箭，將來可以有九千哩的時速。而且從製造的原則上說，其發射距離亦可以無限延長。是則將來不發生戰爭則已，只要任何一個角落，發生戰爭，立即會直接的影響到其他的所有部份。不分前線後方，不分老幼婦孺，同樣的可能在戰爭發生後的瞬間，化成灰燼。由於有這樣的共同的利害，人們自然不能不更是互相關切。這是二。

第三，經過了這次戰爭的災害，人們已開始了解到和平的可貴，經過了這次專政的茶毒，人們已開始了解到民主的重要。和平主義，已經失敗，人們開始知道，和平並不是演說，並不是條文，並不是諾言，並不是決議，更不是人道主義，善良的良心所能担保，和平必須有自己的力量，和平必須依靠自己的鬥爭，和平是必須靠長期的堅韌的努力，去不斷的克服，潛服在社會裏層的戰爭的因素。所以我們比

以前不同，我們開始認識了民主與和平是不可分離的，我們認識了世界繁榮是不可分割的，我們了解了，思想自由，和發表自由，乃是保證民主與和平的利器。過去民族自決的原則是被更具體化成爲「各民族能按照其本身的願望，來規定其本身之國家生活。」對於法西斯思想，大家也已有一致的認識，認爲法西斯就是戰爭。這種廣泛的政治認識，比前一次大戰不同，這是第三。

可是以上這些所說，都還不過是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和平的條件。有了這些條件，並不能夠產生和平。真的要保證和平，必須要有和平的力量。所謂和平的力量，並不簡單就是指那些武力，因爲真的等到戰爭的危機已經暴露，我們才來用武力去鎮壓，那已經也太遲了。所以我說的和平力量，乃是指那些作爲和平因素的社會力量。

那麼在這一大大戰以後，我們有那些社會力量可以作爲將來世界安全與和平的担保呢？我想至少有以下幾種：

第一是資本主義國家裏面的進步的革新的力量，經過了一九二九年的危機，長

期的蕭條，世界幣制的混亂，經過了獨裁制度的蹂躪，戰爭的破壞，廣大的人民已開始痛定思痛的追究到戰爭的來源，而有所覺醒了。英國的工黨，美國的新政派，他們已提出了如何限制經濟上卡特爾的壟斷，和如何保障工人的就業，而在對外的政策上，亦已多少了解到只顧自己的利益，以至造成世界其他部份的貧窮之非計，英國法國在第一次大戰時候，所得雖然很多，但比起這次大戰所受的損失來，則又是太不值得了。因為世界的繁榮，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在獲取資源上，開拓市場上，都採取了比較開明的政策。其他如使落後國家產業化，普遍的戰後救濟計劃，農業生產的改良，國際貨幣流通的改善，以致於各民族地位平等的確定，這些一切，雖然我們不能寄於過份的期望，但這至少可以弛緩過去國際間的緊張的關係，而逐漸一步步的走向和平的大道。當然，這種力量，還正在生長，在牠發展的過程中，必然還會受到許多保守派的攻擊，遭遇到許多曲折和困難。可是這種力量，是正在逐漸擴大，受到羣衆的歡迎，這是無容置疑的。

第二是蘇聯的力量。何以蘇聯是和平的力量呢？牠不是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陸

軍嗎？牠不是相當於第一次大戰以後的法國嗎？對的，蘇聯是世界三強之一，可是這並不能妨礙牠是一個和平的力量。因為蘇聯本身的原料，可以自給自足，並沒有尖銳的原料問題，因為蘇聯的生產品都是拿來滿足人民日常的需要，他沒有極力擴張國外市場的急需，牠的對外貿易政策，完全是根據於有無相通，平等互利的原則上來執行的。因為蘇聯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而在他國內又已順利的解決了民族問題，在蘇聯從沒有民族的自大主義可以為任何侵略主義者精神上的溫場。最後因為蘇聯的有組織的經濟，使得每一個公民都有他自己的工作，生活安定，沒有失業的恐慌，蘇聯人民所企求的是如何增加生產，使到生活更富滿更美麗，他沒有必要去流着十萬人的血去侵略別人的國家。所以蘇聯是一個和平的力量，是從社會的內在結構中看出來的。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蘇聯國慶的時候，史達林曾這樣說：「建立歐洲秩序以消除未來德國再施侵略之可能，和建立各民族間持久之合作……」。他這句話，的確不是外交辭令。因為在解決南斯拉夫問題上，和解決波蘭問題上，他始終都是居於處

布林政府與波蘭流亡政府之間，狄托元帥和南國流亡政府之間，希望他們在一個進步的政綱之下合作的。這次雅爾達會議，英美兩國的首要都表示滿意，這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第三是殖民地的力量。誠如我上面所說，戰爭的因素主要的和殖民地的爭奪有關。可是這一次，殖民地的人民或則是在自己自求解放的鬥爭中，站了起來，或則是在反納粹的戰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殖民地人民的覺醒，正是從根本上消滅列強紛爭的對象。殖民地國家的繁榮和壯大，乃是使全世界走向繁榮和均衡發展的第一個步驟。

第四是新興的被解放國家的力量。經過了這一次艱苦的解放鬥爭，這些國家的人民已覺醒過來，被組織起來，在戰鬥中鍛鍊出了自己的英雄和領袖。這些人民是絕對不會同情任何侵略戰爭的，這些國家的人民是絕對不會再跟那些掛着民族主義招牌爲一些少數人的利益，去開疆拓土的野心家效勞的。本質上，他們是法西斯主義的敵人。

以上這四種和平力量都是第一次大戰後所沒有的，牠們是戰爭的反對物，只有依靠牠，和平才算有了保證。

五 國際和平機構的一般的考察

照我們剛才上面所分析，我們已經具備着和平的條件，又有了和平的力量。那麼，根據着這一個估計，來展望未來的國際和平機構問題，我們是比較容易把握到問題的中心了。但我認為，在沒有更仔細的去研究那爲敦巴頓橡樹會議所通過，而將在舊金山會議所要討論的草案之前，先對於這個國際和平機構以及牠和以前的國聯有何不同作一個一般的說明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從歷史的發展說，我覺得這一次的和平機構，並不像前一次大戰後的國聯一樣，只是憑一時的理想或心存利用而誕生出來的。不是的，牠是經過了長期戰爭的考驗，經過了慎思熟慮，爲了共同的利害而規劃出來的。

遠在一九四一年八月，英美所共同起草的大西洋憲章就有「兩國相信，在廣泛

永久之普遍安全制度未建立之前……」等字樣。

一九四三年十月間，莫斯科三外長會議，那時勝利的曙光已露端倪，所以三國會議的宣言裏面，就這樣明白聲明：「彼等爲進行與其各個敵人作戰而約定之共同行動，將使繼續致力於組織及維護和平與安全……彼等承認有於最早可能實現之日期，成立一普遍國際組織之必要。……」不久以後德黑蘭的三頭會議，對於聯合國家所負的和平責任，更著重的指出：「我們確信我們的和協，必將使和平成爲永久的和平，我們完全承認，我們以及所有聯合國家，負有無上的責任要創造一種和平，必將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絕大多數的羣衆的好感，而在今後的許多世代中，排除戰爭的災難和恐怖……」

一九四四年秋，戰局日見好轉，於是根據着三國會議的結果，乃有十月間的敦巴頓橡樹會議。在這個會議裏面，初步的把國際和平機構的宗旨，原則，和機構草案擬了出來。今年二月經過雅爾達會議的協商，於是乃有舊金山會議的召集，並用以建立和平機構。所以舊金山會議，乃是在反希特勒的戰爭中，由以英美蘇爲主體

的聯合國，不斷擴充發展而成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從和平機構中領導國家的成份上說。過去的國聯是以英法二國爲主要的支柱。而現在却是以英法蘇中來做核心。過去英法是藉國聯來遂行牠自己的政策，可是這一次不同了。在安全機構裏面，參有着和平進步的力量。過去的大國當中沒有中國，而這次中國却成爲了四強之一，你相信我們中國也會做一個侵略國家麼？蘇聯是一向主張和平的國家，法蘭西已經再也不是克萊蒙梭的法蘭西，而是經過了希特勒的教訓以後的人民的法蘭西了。只有英國政府，牠還是在保守黨的手中，可是同時不要忘記代表比較進步勢力的工黨已經成爲了英國第二個大政黨，牠已成爲了足以左右英國政局的力量。經過了這樣慘重的損失以後，即使有些死硬派，別有企圖，但英國的人民已有了普遍的覺醒。美國，不錯，是戰後最強有力的國家，可是那裏和平的民主的力量，亦正在抬頭，經過了這幾年的戰爭，死傷百萬，人民過着緊縮的生活，早已感到十分疲倦了，何況羅斯福總統的政策總比當年路易佐治，鮑爾溫，克萊蒙梭之流眼光更遠大些，思想要進步些呢！所以只要有誰想發動侵略

戰爭，美國的生產陣線就不能統一。總括的說起來，在這幾個強國中間，沒有一個國家願意繼續戰爭的。而今天這些國家之所以願意和平，也是根據於他們本身的現實的利益和需要，和根據於牠們國家內部的和平力量。

只有理解了這次和平機構的形成的過程和牠的核心組織的成份，我們才能正確的答覆爲什麼這一次的安全機構要以強國爲核心，和這個核心是否可以保證和平的問題。

所以總括的說起來，這一次的和平機構是在反法西斯的戰爭中，由英美中蘇這幾個國家願意維持戰後的合作與和平這一個基礎上誕生出來的，在這個和平組織的幾個核心國中間，和平的力量是佔有着相當大的比重的。正因爲有着這一個根據，我們今天才把舊金山會議所討論的和平機構認爲是走向未來的世界和平的里程碑。

六 論和平機構中的宗旨和原則

既然我們承認這一次的舊金山會議和和平機構，在今天說來是具有着積極的推

動和平的意義，那麼作爲奠定和平基礎的規章就有加以詳細研究的必要。

首先我們來研究一下草案中所規定的和平機構的原則和宗旨。

爲了要明瞭這個規章的內容，同樣的我們也應該把自從這次大戰以來的許多關於和平的歷史的文件考察一下。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羅斯福總統在他致國會的演辭中，他就表明，他所期望的未來世界，是要以下列四項人類主要自由爲基礎。即言論與表現的自由；每人依其個人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免受缺乏的自由；免受恐懼的自由。當時美國雖然還沒有參加戰爭，但羅斯福總統企圖以這四項自由來和納粹們的新秩序對立起來，那是很顯然的。所以他說，此種世界亦即「獨裁者企圖以炸彈威力造成之所謂暴政新秩序的反面」。

一九四一年八月，羅斯福與邱吉爾在海上會晤，因爲「他們認爲有將兩國的國策共同之點加以宣佈的必要……並認爲根據此種政策，世界局勢才有改善的希望。」因此於八月十四日發表共同宣言，這就是所謂大西洋憲章。

這個大西洋憲章，雖然好像不過是英美兩國的基本政策，但牠顯然是一個有關於未來世界和平的重要文獻。這裏共包括八點：一、兩國不自行擴張勢力或領域成其他；二、凡未經有關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之領土改變，兩國不願其實現；三、尊重各民族有自由決定其所賴於生存之政府形式之權利，各民族中此項權利有橫遭剝奪者，兩國俱欲使其恢復原有主權與自由政府；四、力使世界各國，不論大小，無論勝敗，於貿易及原料之取得，俱受平等待遇，兩國對各國現有之組織，亦予以尊重；五、希望促成世界各國在經濟方面之全面合作，以提高標準，經濟進步與社會安全；六、待納粹之專制宣告最終的毀滅後，希望可以重建和平，使各國俱能在其領土以內，安居樂業，並使全世界人類，悉有生活，無所恐懼，亦不虞缺乏之保證；七、所有各民族，應可在大海及大洋自由來往，不受阻礙；八、兩國政府相信：全球各國，無論為實際原因，或精神上之原因，必須放棄使用武力，蓋國際間倘仍有國家繼續使用海陸空軍軍備，在邊境以外，實施侵略威脅，或有此可能，則和平勢必難保……」

在這個憲章裏面，很顯然的，可以看到，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已被包括在內，不過我們得承認，這個憲章並沒有條約那樣的嚴格的拘束力。而且既然定名為大西洋憲章，則牠是否適用於大西洋以外的國家，也成問題。所以當世界強國的蘇聯加入了戰爭並不斷的反攻勝利以後，整個形勢已經改觀，大西洋憲章顯然是不够了。

於是一九四三年，乃有莫斯科三外長的會議，由英美二國，變成英美蘇三國，由羅邱二巨頭，變成羅邱史三巨頭。會議的決定，有以下的幾點：一、在重新恢復法律秩序與成立普遍安全制之前，為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起見，彼等得隨時會商，並於必要時，與其他聯合國國家商議，以代表國際社會採取共同行動。二、彼等在戰爭中止後，除非為實現此宣言之目的，並經共同會商後，不得在他國使用武力；三、彼等將共同，並與其他聯合國磋商並合作，俾能於戰後軍備之規定，獲得一實際可能之普遍協定。

接着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六日的斯達林演說中他對於未來政策，闡明以下幾點：
「一、自希特勒束縛下解放歐洲；二、予解放之民族以權利及自由，使能按照本

身之願望，規定其本身之生活；三、（從略）四、（從略）五、建立各國之持久合作。』

根據這些上述的原則，再酌量參照過去的國聯簡章，於是乃成立敦巴頓國際安全機構裏面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宗旨和原則的部份。

第一章宗旨裏面，牠這樣寫着：國際組織之宗旨應爲：一、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採取有效及集體步驟，以防止並消除對於和平之威脅，並制止侵略行動，或其他破壞行動，並以和平方法解決足以破壞和平之國際爭端。二、發展國際友誼關係，並採取其他適妥步驟，以加強普遍和平；三、在國際社會經濟人道等問題方面，求國際之合作；四、在一定期間內，應以本組織爲中心，協調各國行動，以達成上述目的。

第二章原則裏面，牠這樣寫着：爲實現第一章所述各項宗旨起見，本組織及其會員國應遵守下列原則。一、本組織應以一切愛好和平國家主權平等之原則爲基礎；二、會員國應依據會章各盡其職責，以保障會員國權利與利益；三、會員國應

以和平方法解決其爭端，俾免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四、會員國在國際關係中應避免與本組織不符之武力使用，或武力威脅；五、會員國對於本組織根據會章所採之行動，應盡量予以援助；倘爲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必需時，本組織應使非會員國之行動，亦符合上述宗旨。」

從上面這幾點看來，他所用的語氣似比大西洋憲章和莫斯科三國會議的宣言，都比較含混，牠只強調和平，但並沒有具體的說明在什麼原則和基礎上去獲取和平。可是這個缺陷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的雅爾達會議的宣言裏得到了多少的補充。在論聯合會議這一段公報裏面，牠說：「……建立一般性的國際組織，以維持和平與安全，經由所有一切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的密切而繼續的合作，以防止侵略並消除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上的戰爭原因，都是必要。」在論到「被解放的歐洲」的時候，牠又這樣說：「他們互相同意，當使他們三國政府的政策一致，以協助從納粹德國統治下獲得解放的各國人民，以及歐洲的舊軸心附庸國的人民，用民主的方式，解決他們迫切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

不過我認爲將來的和平機構，除了上述的宗旨與原則以外，在原則上至少還應加上下列各點。

第一，經濟的民主和全世界人民的不虞缺乏的自由，應該列出。因爲一切形式的經濟侵略，都是戰爭的原因，而全世界任何角落的人民的災難和貧窮，都會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到其他地方人民的經濟生活，而且也是造成未來戰爭的有力的因素。我們上面已經說過，金融寡頭的壟斷，乃是一切形式的經濟侵略，和使全世界大多數人民貧困的泉源，因此，我們必須提出經濟的民主，作爲將來和平的保證。

第二，民主與和平不可分。每個國家內部最大多數人民的能夠充份享受思想，言論集會結社發表的自由，對內來說乃是國內安定繁榮的保證，對外來說，更是安全與和平的保證。因此這一點必須列舉出來。

第三，民族自決的原則，和保護少數民族的原則必需確定。使全世界的民族，都能按照其本身之願望，規定其本身之國家生活。

第四，種族，膚色的分別，和殖民地制度，必須廢除，並根據他們原有的經濟

情形，生活方式，歷史條件，民族需要，促使他們逐漸走向產業化的道路。

以上四點原則我認爲是必須包括在宗旨和原則裏面去的。

七 論和平機構中的組織規程

由國際組織的宗旨和原則，現在再進而論到這個和平機構本身的組織條文。

我認爲牠有着以下的幾個特點：

第一，這一次保證安全與和平的權力，差不多集中在安全理事會手裏。在第五章第二節論大會的職權的時候，牠這樣寫着：「大會得研討關於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合作原則，包括裁軍與管制軍備之原則，得討論會員國或安全理事會提交有關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之任何問題，並得對於上述任何問題有所建議。任何此類問題，若須採取行動，無論已否討論，均應由大會移交安全理事會，大會不得自動對於任何有關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而正爲安全理事會所處理之問題，有所建議。」這裏很明白，大會對於許多問題只有建議之權，而在採取行動的時候，則必須由安全

理事會決定。但安全理事會依照敦巴頓橡樹會議的草案的規定，安全理事會是由英、美、蘇、中、法五個常任理事和六個由大會選舉的非常任理事組成的；所以五大強國成爲了安全理事會以及整個和平機構的核心是很明顯的。反過來說，也就是五大強國負有着維持和平與安全的確定的責任。

第二，安全理事會的表決程序，並不像舊國聯採取一致表決的辦法，而是採取有限制的多數表決的辦法。按照雅爾達會議的修正案，七票多數的表決中，必須包含五大強國的一致，但牠爲了使小國在安全理事會裏面，亦有牠們的作用起見，所以表決的時候，必須有兩個非常任理事的支持。但爭執中的當事國，則不能參加表決。不過在安全理事會採取行動的時候，則仍須五大強國一致行動，才能夠有效。這樣的表決程序，可說是很複雜的了。第一種辦法在於一方面顧全強國在保障安全時候的實際的力量，另一方面，則又顧全到各小國的地位。第二種辦法，是一方面爭執的兩造不參加表決，使安全理事會的決定，能夠比較公正，至少可以使理屈的一方，在精神上要受到打擊，另一方面，則在軍事行動上還須五大強國一致同意，

以免和平機構的核心內部，發生對立的營壘。一般的說來，多數的表決制，自然比全體一致通過制，要便於行動，安全理事會容易得出具體的決定，但爲了解決現實問題所以又採用了五強的一致表決制。

第三，是過去的舊國聯對於各會員國只能提出建議，但這一次的和平機構，依照敦巴頓會議的草案則有權決定各會員國所應負的責任。例如第八章第二節第二條「在大體上，安全理事會應判斷任何和平威脅，和平破壞或侵略行爲之存在，並應建議或決定維持或恢復和平及安全之辦法」。如第三條「安全理事會應有權決定採取武力以外之外交，經濟或其他辦法以實施其決議……」即對各會員國間的爭端，亦並不是如過去的國聯一樣，各國有單獨行動的自由，而是「有爭端之各會員國，若不能以上述和平方法解決其爭端，則各會員國應負責將爭端提交安全理事會。」這些規定，無疑的使安全機構的拘束力強化起來。

第四，新的和平機構，可以有權決定某種爭端是否將妨害到國際和平，而不是像過去的國聯一樣，須等到侵略國真的有了軍事行動以後，才能夠加以制裁。如第

八章第一節第四條的規定「……安全理事會，對每一爭端，應先決定其繼續存在是否將妨害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並依此而決定安全理事會，是否應處理此項爭議，以及若應處理，安全理事會是否應根據第五項採取行動。」同章第二節第一項「倘安全理事會，認為某一爭端未照第一節第三項所規定之程序，或未照第一節第五項所述之建議解決，即成爲對國際和平及安全之威脅時，應按照本組織之宗旨及原則，採取必要辦法，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這個規定使安全理事會能預先採取對侵略國家的及時的制裁。

第五，這一次和平機構，可以依他和各國的特殊協定，擁有自己的武裝。如同章第二節第四條：「如安全理事會認爲此項辦法尙不充足，應有權採取必要之海陸空軍行動，以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及安全。此項行動又包括本組織會員國之海陸空軍封鎖，示威及其他軍事行動。」第五條「爲使本組織之所有會員國，對於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有所貢獻起見，應於安全理事會發出號令時，按照其相互訂定之特別協定，負責提供必要之軍隊及其他便利與援助，以達到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目

的。此項規定，應規定軍隊之數目與種類，以及便利和援助之性質，此項協定應儘速商定，每一協定應由安全理事會核准，並由簽字國依照其憲法手續批准之。這個規定使安全理事會本身能具有一定的武裝力量。

第六，這次的安全機構和前一次的國聯不同，牠承論區域之存在。如第八章第三節第一條『本組織會章之任何規定，並不排除區域組織之存在，俾得應付以就地處理爲宜之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事件。惟此項辦法，組織或行動，均須與本組織之宗旨及原則相符』。同節第二條『安全理事會認爲必要時，得利用此項辦法組織，以執行其權利下應採取之行動，但如無安全理事會之授權，區域辦法或區域組織不得有任何執行行動』。這種辦法，無疑的，可以使許多區域事件，可以就近解決，而不必牽涉到許多並沒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國家。

第七，這次的和平機構，比較更着重於積極的增進全世界各國的社會和經濟的福利。並希望從這一個積極工作，用以消滅戰爭的因素。所以第九章第一節第一條的規定：『爲造成國際和平友好關係所必需之安全與幸福起見，本組織應設法便利

國際經濟社會以及其他人道問題之解決，並促進對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同時還特別設立一個社會與經濟理事會來專門負責任。這比起過去國聯只把這一類工作，看成爲消極的減輕犯罪是進步多了。

當然，我在上面所討論的，都是敦巴頓橡樹會議所起草的草案，至於這一次的舊金山會議，是不是照這一個草案通過，抑是還要有什麼修改，我們現在還很難預測。但我相信，經過了雅爾達會議以後，其中的根本原則是不會有很大更改的了。

八 問題與答覆

不過對於和平機構的規章，還有幾點是很足以引起許多人的疑問的，在這裏我不能不約略加以闡述。

第一有人問：在過去的國聯，並不能包括全世界各國，特別是美蘇兩國都站在國聯以外，至今還有人引爲遺憾。可是現在所計劃的新國聯，還是不能包括全世界的所有國家，這是不是也會有損於未來的和平？

對於這個問題，我的答覆是，過去的國聯，因為是受英法把持，所以排斥美蘇，牠是沒有原則的；可是這一次新的和平機構之所以不能包括全世界所有各國，是因為這一個國際機構，是在反法西斯主義的過程中產生，因此牠所包涵的只能限於反法西斯的，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在反法西斯鬥爭中出力愈多的國家，在這個國際機構中的發言權，也愈大，反過來說，牠不能容納那些偽裝民主的法西斯主義的國家，不能容納那些表面中立，而實際上和法西斯主義互通聲氣的國家，牠不能夠容納那些現在雖然投降，而法西斯主義還沒有完全肅清的國家，這個原則，我認爲是對的。當然我們將來還是要把這個和平機構擴大到包涵全世界所有各國，歡迎那些沒有參加和平機構的國家，都參加進來，可是這必須要等到這些國家的確把所有的法西斯主義清除出去而成立了民主政權以後。不然的話，毫無原則地把所有國家都歡迎到新的國際機構裏來，使反法西斯國家與法西斯或半法西斯的國家同樣享受着民主的權利，這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通的。所以我認爲把新的和平機構的會員國，只限於「愛好和平的國家」這是對的。在德黑蘭會議的宣言裏會有這樣的話……我

們將力求所有大小國家的合作和積極參加……我們歡迎他們，聽他們抉擇，到一個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大家庭……」關於未來的國際機構之必須擴大，難道還不很清楚嗎？

第二，有人問，在過去的國聯會很着重的標明，維護領土的完整，可是這一次的和平機構却沒有這一點，難道新的國聯將不維護領土的完整麼？

對於這一個問題，我的答覆是，目前最主要的問題是如何防止侵略，如何合理的解決民族問題，如何使到各地的人民都能安居樂業，經濟上有了保障，如何在政治上保證他們的自由，和選擇他們的政府。如果這些問題都獲了解決，領土完整的說法，將變成了沒有意義。試問所謂保證領土的完整，是保證第一次大戰以前的領土完整呢？還是保證第一次大戰以後的領土的完整呢？可是從今天的情形看來，無論是第一次戰前的國界，或是第一次戰後的國界，同樣都是不合理的。所以如果把這一個條文放到上面，反而會引起許多解釋不同的糾紛。妨礙了實際問題的解決。

第三，有人問，既然說未來的國際和平機構是「以各愛好和平國家主權平等之原則為根據，此種國家無論大小均可為會員以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那麼在國際和平機構內部亦應該用民主的票決才對，為什麼要有一個強國為核心呢？

對於這一個問題，我的答覆是：我們如果能夠完全以絕對民主的方式來解決國際問題，這當然是很好的，可惜的是這在目前只是懸空的理想。這一次新的和平機構，顧名思義，他是要以維持國際的安全與和平為他的最主要的任務。可是要維持世界和平，特別是戰後的和平，首先就是要有力量，沒有力量而空談和平那是假的；所以把維持世界和平的責任加在以強國為核心的安全理事會上面，這是比較現實的辦法。正如在反法西斯戰爭中一樣，主要的任務是由幾個強國負起來的。假如不然的話，一切都由各大小國家一律平等來投票解決，平等是平等了，但真的有起事情，是不是能夠維持國際的和平與安全呢？過去的舊國聯，是各大小國家一律平等有否決權，但是否達到了維持國際和平的目的呢？答覆是否定的。而且大國的一致投票表決權，只是限於安全理事會裏面，在社會與經濟理事會裏可就沒有這種



規定了。所以問題的關鍵是在於如何能達到實際和平這一個問題上面。

九 我們對於和平機構的看法

最後讓我們來討論一下我們對於這一個和平機構應該採取怎樣的看法問題。

顯然的，對於未來的舊金山會議有着兩種不同的意見，一派是表現着樂觀的態度；以爲只要把和平的憲章一起草好，機構一成立，於是就天下太平。其實這完全是錯誤的。誠如羅斯福先生所說，和平的工作是日常的工作，是要從不斷的努力中去求其實現，從處理日常事務當中，不斷的排除那些足以造成戰爭的因素，扶植和平的因素。所以和平機構的成立，和平憲章的規定，不過是和平事業的開始。不錯，我曾經說過，和平的機構已比前加強，但這決不是意味着一切和平的事業都可交由這個機構去管理，更不是說，在環境演變的過程中，某些強國不會有變壞的可能；也不是說這個和平機構已達到十全十美，國與國之間毫沒有一些歧異。不是的，我只是說，在目前的條件之下，的確我們已向和平踏前了一步，但真正的永久

和平還是有待於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公民的努力。假如過份樂觀，那我們就一定會在有意無意中放棄我們日常的反戰工作，和肅清法西斯餘孽的工作。忽視了這一個國家或那一個國家可能有背於和平正義的行爲。

同時還有另外一派人，他們對於未來的舊金山會議是懷抱着悲觀的看法的。他們認爲這是強權政治的復活，認爲這還是大國統治小國，和過去的國聯無異。這個觀點我亦認爲不對。關於這，在上面，我已曾略約的提到，現在讓我再來詳細研究一下。

第一，政治這個東西，固然需要有高尙的理想，但同時牠又是很現實的。如果我們只把原理原則提得很高，而不顧全到當前的環境是不是可行，那我們一定會弄到只有空洞的高調。比方有人提議未來的和平機構應該以每一個國家站在平等的地位表決。這個提議當然是很理想的了，然而這種辦法是不是能加強這個組織的力量，是不是有現實的基礎行得通，那是成問題了。如果有人認爲強權政治不好，所以就想把牠一筆勾銷，而不顧到這個強權是屬於誰的，和這個強權究竟是怎樣使用

和使用在那一個方向上；那其結果一定會只有理想而沒有實際。

還有一層，就是對於未來的和平機構，我們絕不能把牠看成固定化的。美國李普曼亦曾說到這點，他認為目前的和平組織不過是過渡性質的。這句話是很對的。只要和平的因素一天天增加，和平的力量一天天增加，那麼這些規章，這些組織都可逐步改善的。羅斯福總統也曾說過，他認為我們今天當然還有許多不能盡如我們的理想，還有着許多缺點，但這些缺點，只要我們能夠在不斷的和平努力中，互相讓步，我們最後總能獲得改善。我覺得這句話是對的。

惟有對於今天的許多和平因素有清楚的認識，對於未來的和平機構有正確的估計，我們才能夠對於未來的和平有着信心。在現階段的情形看來，舊金山會議無疑的是有着進步的推動和平的作用。而且也正因為牠有着這樣的作用，所以今天我們才樂於去參加。不然的話，我們何必不遠千里去趁他們的熱鬧呢？如果我們始終抱着悲觀的態度去接近牠的話，那我們在心理上至少會覺得這不過是一種形式，這不過是外交上的敷衍。

直到現在為止，還有許多的論客們，保持着一種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希望和平機構要有力量，但一方面又怕大國去把持。一方面希望在和平機構裏面，大小國在表決上完全平等，但另外一方面又怕這些小國無力維持和平。一方面覺得多數表決，會使全世界分裂成兩個集團，更容易引起戰爭，另外一方面又怕全體通過制會使這個機構永遠不能夠有所決定。一方面對舊金山會議表示悲觀與懷疑，但另外一方面又似乎是十分願意參加。我想這都是由於純粹從法理上去理解問題，而沒有從政治上去追究牠的根源的緣故。我始終認為，爲了使安全機構能夠真正的有力量，以強國爲核心，也未始不是好的現象。問題乃是這些力量是不是能夠真正的爲擁護和平的力量。如果是真的，那就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有人問，如果這些強國都連合起來，欺凌弱小怎麼辦呢？如果牠們又一次分裂成兩個對立的強大的營壘又怎麼辦呢？我想這都是政治問題。照目前一般的政治情形說來，我們沒有理由相信這任何一個大國願意發動戰爭。因爲在目前和平的因素超過了戰爭的因素，和平的力量超過了頑固的好戰的力量。

所謂和平的力量超過於頑固的好戰的力量，自然是包含着有頑固的好戰的力量還依然存在着の意味。因此要消滅牠，還得要有長期的努力。

那麼我們要怎樣努力呢？這裏我有兩點意見：

第一，這一個和平機構本身牠並不是一個超國家的組織。牠的權力乃是根據於各個主權國在維持和平的原則下根據一定的協議自動讓與的。從這一個觀點出發，我們就不難理解到這一個和平機構事實上還是以各個主權國為單位的協同組織。機構中的安全理事會，牠並不是向全世界的人民直接負責任，也不是向全體大會負責任，而是各自向其本國政府負責任。因此為得要使這個國際組織真正能夠執行和平政策，我們首先就先得使那全世界各個國家的政府，特別是各常任理事國的政府能夠執行和平政策，並從而訓令他們的代表執行和平政策。可是要使到這些政府能夠真的忠實於和平事業，這就有待於每一個國家的每一個公民的和平的努力，隨時睜開警覺的眼睛，監督政府，批評政府。所以國際的和平與每一個國家的民主與和平運動，是不能夠分開的。

第二點，在前一次的大戰前後，有許多地方都會有過人民的反戰團體。不過這些團體，或者是偏於一隅，沒有世界性的聯繫，或者步驟凌亂，到了戰爭的局勢已經形成，才來開始考慮實際的辦法。經過了這一次戰爭的教訓以後，我想我們應該就各人的職業組織全世界的職業團體，如工會、商會、農會、工程師、大學教授、科學家、新聞記者、文藝作家、學生，各就其現有的組織擴大成爲國際團體。並由這些團體依照其所代表之人數，組織成人民的反對戰爭，擁護民主與和平的國際組織，駐在國際和平機構的同一個地方。這一個人民的團體，對於代表政府的和平機構，雖然還說不上各主權國家裏面，議會和政府間的關係，但這至少可以代表全世界的人民作爲和平運動的中樞，監督和平機構，給予精神上的壓力。

我想只有當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在反法西斯，反戰，和爲民主與和平的運動中結成一起，我們才能夠慢慢的清除國與國間的偏見，隨時揭破野心家和侵略者的陰謀，使全世界的人民真的能够永遠免除戰事的苦痛。

四月一日

十 世界和平的保障——經濟民主化

如所公認，任何戰爭底根源是在經濟，它的最終目的亦莫不在經濟，因為戰爭不過是政治底延續，而政治又是經濟底集中，或者說，經濟是政治底基礎。戰爭底根本原因在於經濟上有了不可解決的矛盾（反映在政治上，因而也有不可解決的矛盾），而戰爭底結局則必然是經濟關係的重新調整。這種情形，在獨佔資本的帝國主義時代表現得尤明顯，尤其尖銳。

惟其如此，所以人類經濟關係底地域範圍愈小，戰爭底範圍也愈小；反之，經濟關係底範圍愈大，戰爭底規模也愈大。如像在部落經濟時代，只可能發生鄰近的部落間的戰爭；在以區域經濟為單位的封建時代，只可能發生王國與王國間或諸侯間的戰爭。可是到了以國民經濟為單位的資本主義時代，就有這一國與那一國間的國際戰爭，如北美戰爭，英法戰爭，普法戰爭等是。及至資本主義發展到了獨佔階段的帝國主義時代，這時因為人類經濟關係已經突破了國家的界線，形成了為國際

獨佔金融資本所控制，而以國際分工爲基礎的世界經濟，所以戰爭每易由一隅的發動或某幾個國家間的局部衝突，擴展成爲全世界範圍的戰爭，如上一次和這一次的世界大戰是。

戰爭底根源既在經濟，那末欲求世界的永久和平，最根本的辦法，就該從改造世界的經濟關係着手。現代的戰爭是世界性的，現代的和平也同樣是世界性的。和平不可分割這一真理，其經濟上的根據，亦正在於：只有把世界經濟（尤其各國的經濟制度和國際的經濟關係）改建在一種合理的基礎之上，使之不再產生足以引起戰爭的那種不可解決的矛盾，和平才能得到全面的保障。

那末，造成現代世界戰爭的經濟根源究竟何在？應採取何種經濟制度才能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礎？換言之：應根據何種中心原則來改造各國和國際的現存經濟關係，才能保障今後世界穩固的長期和平？分別言之：資本主義各國內部的經濟制度應該如何調整？它們和落後諸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關係應該如何改造？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經濟體系間應該保持怎樣的關係？以及戰後中國在經濟上對

世界和平應負怎樣的責任？這些就是作者想在這裏一一予以簡單解答的問題。

(1) 現代戰爭之經濟的根源

造成現代戰爭的經濟根源何在呢？

簡單明瞭地講，根源就在獨佔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這種經濟制度上。當作一種經濟體制而存在，帝國主義是發展到最高階段的資本主義，它是以獨佔資本和金融寡頭之無上支配權爲主要特徵的資本主義。把大部分世界建立在這樣一種經濟制度上面，人類大規模慘殺的悲劇是絕難避免的。在這種經濟制度中，促成這種悲劇的因素是那些呢？這一問題底解答，關於獨佔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這一經濟體制底內外矛盾之揭露。我們要尋找促成戰爭的因素，就該揭露這一經濟體制所表現的內外矛盾，獨佔資本主義這一經濟體制，是建築在兩種基本的矛盾關係上的，那就是：國內財富的發達，造成了大多數人的貧乏；一國經濟的繁榮，造成了多數國家的衰敝。並且，那種財富的發達，並非一國國民財富的普遍發達，而是極少數人的財富壟斷；那種經濟的繁榮，也不是一國社會經濟的全面繁榮，而是少數獨佔企業

和金融集團的畸形繁榮。換句話說，國內少數人的財富集中，是在大眾貧乏化的基礎上發生的；一國或少數國家經濟的發達，是在大多數國家凋敝窮困的基礎上發生的。這是獨佔資本主義表現在現象上的兩大基本矛盾。然而這兩大矛盾只是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底現象形態，它們都淵源於一個最根本的本質性的矛盾，那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或生產方式）所固有的生產社會性和私人佔有制間的矛盾。以下讓我把這兩種現象性的基本矛盾和一個最根本的本質性的矛盾給予具體的說明。

資本和財富的集中造成經濟的獨佔——這該被認定為說明上述一切矛盾（因而亦即說明戰爭底經濟根源）的總出發點。因為生產手段（亦即資本和財富）為少數人所獨佔之事實，是資本主義這一歷史時代的一切災禍底總根源；沒有它，資本主義底一切矛盾便成為毫無根據。資本積累的一般鐵則昭示吾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資本積累的過程必然與大眾貧乏化的過程相伴而行，實際上兩者僅是一個過程底兩方面。而資本積累的過程，同時又必然是生產和資本的集中過程；隨着積累的前進，資本就愈來愈集中到少數人手裏去了。其結果是自由競爭讓位於獨

佔，雖說後者並未完全排除前者。

據蘇聯經濟學家孟德爾遜 (Mindelson) 底報道，早在一九二五年德國工業中工人滿五千以上的大企業有六十七所，而這六十七所大企業底機械發動力竟達一百六十萬所中小企業全部發動力的一倍以上。在一九二九——三三年經濟危機期間，德國被淘汰的小企業，達十二萬四千所之多。美國在一九〇九和一九二九年兩次調查期間，生產品價值每年在百萬元以上的大企業，在全部製造業的生產品價值中所佔比重，從百分之四三·八，增加到了百分之六九·三。美國僱工在千人以上的大企業，在一九二九年還不滿一千所，但是它們所擁有的機械發動力則幾達一千二百萬匹馬力，超過全部工業底總發動力三分之二以上。在一九二九——三三年那次經濟危機的打擊之下，由於中小企業的大批破產，美國製造企業底數目竟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二，這使美國產業資本得到了更進一步的集中，使資本的獨佔達到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哥倫比亞大學的某某二教授曾研究了美國二百家大股份公司底資產所有權底情形，發見只有二十二家大公司（資本總額共計四十九萬萬美元）中之多數股票

的掌握者（共掌握資本二十五萬萬美元），操縱了這二百家大公司底全部資本——總額八百十萬萬美元。換句話說，少數金融寡頭平均以一美元即可支配普通股東的三十三個美元的資本。

銀行資本的獨佔，情形亦復如是。上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十五年間，這方面資本集中，亦有驚人的發展。英國「五大銀行」在全國銀行業中所佔的比重，在一九〇八年僅佔全國所有銀行存款底百分之三二·四，至一九三六年這一數字已增加到百分之七四·六了。英國銀行底數目，則由一九〇八年的七十家，至一九三三年已減少到只剩二十六家了。美國的銀行在一九三六年雖然數目還很大——共有一萬五千七百餘家，但事實上美國極大多數的「獨立」銀行都並非真正獨立的：它們都通過「參與制度」的天羅地網而被隸屬於少數獨佔的大財團如摩根（Morgan）洛克弗勒（Rockefeller）等財團的。這樣的獨佔財團，在美國只有十個。如像摩根財團，它所直接支配的銀行和其他金融事業有三十五家，產業有六十家。此外還有資本總額達一百六十二億美元的十六家銀行和二十家其他公司，是跟它有密切關係的（參閱

「美國六十家」頁三四）。摩根財團控制下的銀行公司資產總額約達四百三十餘億美元，佔美國全國所有公司資產總值底六分之一！

在財富集中，獨佔加強底另一面，是千百萬失業軍的經常充斥街頭，是成千成萬中小生產者的破產和赤貧化。據官場統計，英國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三六年這十五年中，失業對全部工人的比率是前者平均佔四分之一四·六，這就是說，英國每六個工人有一個失業。美國自一九二九年秋到這次大戰前夜的十年間，失業者經常地在一千萬左右。這種龐大失業軍的長期存在和中小生產者的大批破產與貧乏化，使國民底購買力急趨衰落，因而消納商品的國內市場亦即急趨萎縮，據美國前勞動統計局局長經濟學家劉賓的估計，美國的工人和雇員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三八這九年中因失業而損失的工資將近一千二百萬萬美元；這就是說，美國底國民收入減少了如許多，也就是說美國底國民購買力喪失了如許多。至於因破產而喪失的國民購買力，看了前文所舉的數字（即在一九二九——三三年那次經濟危機期間，美國中小企業破產的結果，製造企業總數竟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二），也就可想而知。此外，還要

加上因生產事業的一般萎縮而激減的購買力（這相當於不變資本的更新和擴大大部分底價值），數量也是大得可驚的。更加上由戰前長期農業恐慌所造成的農家收入的激降和大批農戶的破產，可使資本主義國內喪失了巨量的購買力。

國民購買力如此慘落，國內市場如此萎縮，自然不能不促成乃至加強所謂資本主義底腐潰性了。這種首先表現於生產力發展停滯傾向：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七年間，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每年平均只增加千分之四，但從一八七〇到一八九〇每年平均要增百分之六·三；從一八九一到一九一三年間——增百分之五·八；從一九一三到一九二九年間——增百分之三。美國在一九二五到一九三四這十年間，全部生產能力只利用了百分之六七·五。換言之，有三分之一的工業生產力是經常被閒置着的。其他各國底情形大致亦復如是；不過在這次大戰前的幾年間，法西斯軸心國家因為蓄意侵略，老早積極備戰，工業生產力大部分用去滿足戰神底貪慾，未曾發生大量閒置的現象。它們生產技術底進步也並未停止，不過都表現在飛機、炸彈、坦克等等的改進，及類似飛彈、原子彈等各種各樣秘密武器的發明上去了。

獨佔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既在國內造成了大衆貧乏、市場萎縮、生產停滯等局面，則勢必企圖到國外去尋找出路。然而因爲帝國主義對外的一貫政策是要把所有落後的國家和地域永遠成它的剩餘商品底尾閘，通過不等價交換的方式，榨取那些地方底資源，並且通過直接設廠和間接投資的方式去控制那些國家底經濟，榨取那些地方底人民，於是這方面的出路也就愈來愈狹窄了。帝國主義者把落後國家變成了他們的經濟附庸使後者長期停頓在落後、殘破的狀態中，保持落後國的廣大人民永遠沉淪於外國資本和本國封建殘餘的雙重奴役中，阻止那些國家走上現代化的道路。推行這種政策的結果，却把那些國家的廣大人民最後一滴血汗都剝削光了。那兒的經濟是全面地凋敝了。那兒的農村是整個地衰落了。那兒的人民是普遍地赤貧了。一句話，那兒的市場是整個地萎縮了。這樣，佔世界陸地和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落後地域（殖民地半殖民地），帝國主義獨佔資本向所視爲自己生命源泉的，結果却因帝國主義的自私政策而變成了它自己生命底葬送地。

在這種情形之下，獨佔資本對於國外銷售市場的要求就愈來愈迫切了。由此就

產生獨佔資本底侵略傾向，力求奴役更多的國家，以便壟斷更多的市場。

不僅如此，帝國主義國內巨量的資本積累，由於本國市場萎縮而形成極大的商品過剩，需要向國外尋找投放場所。且因關稅壁壘的阻礙，貿易競爭的劇烈以及其

他各種政治上的原因，商品輸出底重要性就自然而然地被資本輸出所代替。更因資本輸出比商品輸出更能控制落後國家或資本主義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底經濟及其政治，它在這一時代就更顯得重要了。

如所週知，帝國主義時代還有一個重大的特徵是世界市場已被幾個獨佔金融集團瓜分完盡，全世界的領土亦已被幾個資本主義列強分割完盡。各個列強爭着向外擴展的傾向，勢必引起世界再分割的武裝衝突。而帝國主義時期發展不平衡性的空前強化，更使得和平地長期保持世界分割底現狀成爲不可能的事。資本主義後進國底發展超過了先進國，戰敗國底發展超過了戰勝國，這種不平衡發展律使得所謂「無的國家」和「有的國家」的和平共處成爲不可能的事。至此，重分世界的戰爭就成爲鐵的必然的了。

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正是在這種基礎上爆發的。剛過去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儘管在聯合國和全世界大多數愛好自由和平的人民方面講，是一次爲民主、爲自由、爲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正義戰爭，然而從它客觀的經濟根源上講，仍同樣是在上述獨佔金融資本主義底全盤發展法則的基礎上爆發的。

(2) 經濟民主是世界和平底基礎

這樣，戰爭底客觀根源是在獨佔金融資本主義這一經濟制度中。因此，要消滅戰爭，求取長期的世界和平，就必須從根本改革這種經濟制度開始。

事實上，獨佔階段的資本主義，由於上述種種不可解決的矛盾，本身若不經過一番重大的改革，實在也無法繼續存在下去了。作者曾在「戰後世界新民主體制之面面觀」一文中，寫過下面的一段話：「資本主義一跨進了盛極而衰的階段——帝國主義的階段，生產社會性和私人佔有制之矛盾，就開始從根本上動搖着資本主義底基礎了。——這一基本矛盾，這時產生出了日益嚴重的其他種種矛盾，而那許多矛盾綜合起來便造成了資本主義底不治之症。資本底集中造成了大衆底破產；少數

人底豪富造成了大多數底赤貧；生產底膨脹造成了億萬勞工底失業；少數國家底財富獨佔成了大多數國家底貧乏和落後。由於這一切不可救藥的癥結，遂致促成各國國內市場的不斷萎縮，生產「過剩」的不斷發生，饑寒失業的日益激增，以及國外市場和資源爭奪戰的日趨白熱化。其結果，獨佔底另一方面是腐潰（指生產機關的閒置，生產力底停滯等），貧乏底另一方面是憤怒。於是資本主義這一經濟體制就從根本上動搖起來了。」（見成都大學月刊第三卷革新特大號頁七。）這就是說，獨佔資本的支配內外，金融寡頭的操縱一切，是意味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達到極限，它由於自身的種種不可救治的矛盾而擋住了自己的歷史進路。這時不僅爲着世界長期和平即爲人類經濟生活的順利進展，也非改造獨佔金融資本所支配的經濟制度不可了。

這樣，要奠定世界長期和平之基礎，就必須從改革現在支配大部分世界（除社會主義的蘇聯外）的獨佔金融寡頭制着手。而今天改革現存經濟制度的唯一中心原則，便是經濟民主。

自然，經濟民主的澈底實現，只是在消滅生產手段（社會財富）的私人佔有制和廢除人對人的剝削以後，才有可能。換句話說，只是在一切生產事業公有公營制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之下，才有可能。這是經革命的道路而實施的澈底的經濟民主。在這種經濟民主的制度之下，人類澈底的經濟平等才能實現，而現制度下的一切矛盾（如上文所述的種種不可解決的矛盾），才能澈底解決。然而在這次戰後的大部分世界中，這樣的經濟民主——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一時還不可能強求其實現的。因為在這次反法西斯侵略的戰爭中，全世界人民和政府所據以實行團結合作的唯一旗幟是民主，他們所結成的反侵略同盟底基礎也是民主。離開了民主來提倡超歷史階段的革命要求，那勢必拆散反法西斯的團結，而拆散這樣的團結，就等於保存法西斯這一人類底死敵而斷送了全世界人民犧牲了億萬條生命所爭取的民主自由。在戰爭業已勝利結束的今天，如果拋棄了民主的團結（國際的和各國內部的）而來提倡超歷史階段的要求，其結果亦勢必破壞戰後世界和平所賴以建立的政治基礎——民主的團結和合作，因而也就將破壞和平本身。因此，當前的中心課題，就

歸結到如何在資本主義基礎上改革獨佔金融寡頭制的問題上來了。

無疑的，這是一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改良問題。這樣的改良能夠實行到如何程度，它能維持到多久，它的穩固性如何，它將朝着怎樣的方向（前途）發展，這一切都要看今後各國和世界具體的主客條件來決定，尤其是要看各國人民大眾底力量大小來決定。儘管這樣的改良——根據經濟民主的原則去實行的改良——顯然地不能澈底地解決問題，但是切實地實行這種原則，至少對於今後各國人民新民主運動的發展，對於今後數世代世界和平的維持，一定可能有積極貢獻的。

要在資本主義基礎之上來實行經濟民主的原則，我想迫切的中心任務是在一面至少要嚴格限制乃至完全消除少數資本貴族的財富獨佔，一面消滅人民大眾的普遍貧乏和失業，使人人有權享受豐衣足食的生活。這是今後實行經濟改革所必須做到的兩大原則。離開了這兩大原則底任何一個，經濟民主是不能想像的。英國權威學者拉斯基教授說：「大多數公民沒有經濟的保障，也沒有真正的機會平等；我們所看到的是自由的享受，實際上依賴於財富的佔有。」（見其所著「我們往何處

去？」一書），這就是說，大多數人民沒有經濟上的平等，即無自由可言；反之，今天真正享受自由的，只是那少數財富的佔有者。羅斯福總統於提出「免於匱乏的自由」的口號之後，又曾提出了所謂「經濟的人權宣言」，他說：「我們已漸明白認識，倘無經濟的安定與獨立，個人自由決難存在；貧窮的人決不是自由的人；饑寒失業的民衆是獨裁制度所產生的憑藉。」（見總統一九四四年一月致國會咨文。）

只有資本主義各國國內剷除了獨佔資本的支配權及其對國民經濟的操縱權，侵略的根源才不復存在，而法西斯主義的產生才失去其經濟的根據，只有國內大眾人獲得了免於匱乏的自由，經濟的繁榮才能長期持續而免於恐慌的威脅，而只有國內獲得了長期的繁榮和安全，世界和平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換句話說，只有把一國產業的繁榮建立在該國人民大眾底豐足生活上，這樣的繁榮才能成爲世界和平底穩固基礎。反之，「國內倘無安全，世界決不能有永久的和平。」（羅斯福）

（3）經濟殖民地制度之剷除是和平的重要保障

然而所謂經濟民主這一原則，是不應該有國界的。這種原則不只適用於一國內，同樣的也適用於國與國之間，適用於全世界的。這中間的理由，就如在本文開首時所指出，一國產業的繁榮應以各國的繁榮爲基礎，而決不能再如今天以前一樣，建立在大多數國家的落後、貧乏和衰敝上。只有當全世界一切民族（或國家）都獲得了經濟上的平等自由，都享受到豐足富裕的生活而經濟常欣欣向榮時，任何一國的繁榮才有了堅實的基礎和完全可靠的保障。我在「戰後世界新民主體制之面面觀」（見大學月刊革新號）一文中寫道：「各國的民主生活如果不擴展到國際間民族間的關係上去，前者如果不與後者相聯繫的話，戰後世界的秩序仍將是不堪設想的」。這句話不只是指政治的民主，亦且指着經濟的民主說的。所以大西洋憲章中寫着要「力使世界各國，不論大小……對於貿易及原料之取得，俱受平等待遇……使各國俱能在其疆土以內安居樂業，並使全世界所有人類，悉有自由生活，無所恐懼，亦不虞匱乏。」就是指的國際間要實行經濟民主的意思。

實現國際間的經濟民主的問題，基本上首先就是剷除經濟上的殖民地制度的問

題。因爲今天國際上經濟不民主（同時又是政治不民主）的最顯著最尖銳的表現，正在於殖民地制度上。作爲現代世界戰爭之根源的帝國主義，其主要的對象不是別的，而正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帝國主義戰爭所追求的世界再分割，主要的目標也不是別的，而正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再分割。欲知今天以前世界上存在着怎樣一種不民主不平等的形勢，最好看一看下面瓦爾迦氏所編製的殖民地分割狀況表：

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世界分割局面：（註）（日本佔領東北以前的情形）

國	別	殖民地 土地人口	宗主國 土地人口	總計 土地人口
大	不列顛	三·九 四六	〇·三五 四	三·一五 五二
法	國	二·九 五	〇·五 三	一·三五 一〇七
美	國	〇·三 一五	九·四 一三五	九·七 一四〇
日	本	〇·三 二	〇·四 六	〇·七 九四
小殖民地帝國（比·荷·西·葡·義·丹·挪·）		九·六 八		九·六 八

半殖民地（中國·阿拉伯· 南美·中美·阿比西尼亞）	三〇	六〇〇	三五〇	六〇〇
其餘歐美資本主義國家	四·五	二九〇	四·五	二九〇
土耳其·伊蘭·阿富汗等國	三〇	三	三〇	三

資本主義世界（蘇聯當然除外）總計：

一一〇·一 一六三

〔註〕表中數字，土地以百萬平方公里為單位，人口以百萬人為單位。

這個表告訴我們，在資本主義所支配的世界中，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殖民地人民，又有三分之一是半殖民地人民，換言之，全部資本主義世界十八萬萬六千餘萬人口中，處於帝國主義剝削奴役之下的人口竟達十二萬萬六千餘萬人之多，既是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民處在這種剝削奴役之下，且因而長期陷於貧乏、凋敝和落後的境況中，試問世界如何會有繁榮的保障和安全的希望呢？更有進者，其他三分之一的帝國主義國家底人口中，對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實行剝削和奴役的，具有多少人呢？不過數十百人而已啊！這數十百人仍然是那些金融貴族、獨佔大王等傢伙們。這樣實際上就變成了以數十百人去剝削和奴役十二萬萬六千萬人的問題，那情形就

更足令人咋舌了。然而類似的不平等的怪現象如果任其繼續存在，那末人類歷史的前進，世界和平的維持，均將成爲不可想像的事情。所以我說：

「和國內的民主一樣，國際間的民主關係，亦以經濟上普遍繁榮、均衡發展爲其基礎。如果一方面是少數工業高度發展的國家，另一方面是多數落後、貧乏、中世紀式的農業國家，這樣的局面倘任其繼續存在，則世界經濟普遍繁榮決無希望，而經濟宗主與附庸的關係亦將無法消除；但這種主庸關係若不消除，則民族平等即失所依據，世界和平亦決難持久。」（見成都大學月刊革新號頁一三）

簡單明瞭地說，殖民地制度必須剷除，帝國主義鎖鍊必須粉碎，經濟民主的原則必須施之於先進與落後國家之間，讓世界上所有民族，在平等的基礎上，在經濟平衡發展的原則下，通過互助合作的方式而走上長期共榮之道。這裏存在着國際安全和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

反之，假如世界上大多數民族的貧乏、凋敝、落後等狀況任其繼續保存於今後，則資本主義發達的先進國底國外市場，勢必和他們的國內市場一樣，愈來愈趨

萎縮，國外市場愈趨萎縮，則對殖民地的需要就愈迫切，每一個帝國主義者都企圖擴展固有的國外剝削對象，企圖取得更多的殖民地或附庸國，再加上資本帝國主義各國本身發展底不平衡律底作用，爲此種鬥爭而造成的國際和平威脅，自然要與時俱增了。同時，由於世界大多數民族的貧乏與衰敝，持久的全面的產業繁榮，就失去了基礎，因而人類經濟生活底歷史車輪，亦無法再向前進。這說明了當前以獨佔資本爲核心的帝國主義這一經濟體制，非予以根本推翻不可。

總之今後的世界，必須消滅藉別國的衰落以謀取自己的繁榮，藉別國的貧困以發達自己的財富的那種老作風。我們必須反其道而行之，卽一國的繁榮必須以各國的繁榮爲基礎；少數國族的富裕，必須以全人類的富裕爲前提。

(4) 新型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密切合作是世界繁榮與和平底又一保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橫在國際和平大道上的障礙之一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對立問題。這一對立底意義雖是政治性重於經濟性的，我們却也不能完全忽視兩者經濟對立底重要性。

首先，我們不能忘記十月革命以前，俄國一大部分大工業大銀行底股票是掌握在巴黎倫敦的一些大金融資產階級手裏的。蘇維埃政權把所有「國民經濟命脈」都收歸國有了；這一舉措頓時使法國英國等金融獨佔資產階級失去了控制俄國經濟生活的憑藉。西歐資產階級底這種對社會主義制度底舊恨，當然不容易完全消失的。在蘇維埃政權建立以後的二十餘年間，資本主義世界中接二連三地發生各式各樣的反蘇勾當，從惡毒的咒詛，到公開的誹謗，從組織蘇奸自內的破壞，到大搖大擺的反蘇十字軍的威嚇，從外交上的挑撥離間和中傷孤立，到軍事上的直接挑釁和進攻，所有這一切帝國主義的反蘇陰謀，離開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經濟制度的對立，無論如何難以得到圓滿的解釋的。

其次，蘇維埃國家的出現，同時又意味着國際帝國主義喪失了佔地球六分之一的大自由市場。蘇聯對外貿易國營制，使國際野心家無法再來角逐或操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盟這一個廣大無涯的市場。蘇聯運用其國家壟斷對外貿易這政策，作為他推行和平外交的重要工具，促進與資本主義各國的邦交，而主要的意義

則在促進和加速國內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可是這一政策，却根本阻止了國際資產者把蘇聯當作他們推行帝國主義經濟政策的場所的企圖。這對於他們當然是一件不愉快的事。

復次，社會主義蘇聯的存在，又使西歐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喪失了自由取得豐富糧食和廉價原料的機會。自蘇維埃政權誕生以來，西歐某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工業國家如德英等國，就不能通過自由貿易或自由投資的方式來任意取得蘇聯的小麥、木材、石油、鑛產等等的儘量供給。因為在現存條件之下，要從蘇聯方面取得這樣的供給，首先就得取消它們的反蘇政策，與蘇聯維持友善的邦交關係，並且還得拿蘇聯國內建設所需的機械器材和工業設備來和它交換。這對於那些資本主義國家，當然又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正因為這樣，所以希特勒德國會在一九四一年六月悍然不顧一切地來作自掘坟墓的進攻蘇聯的冒險嘗試。希魔的「如意算盤」顯然是以為在短時期內擊潰了蘇聯，那可完全支配俄羅斯、烏克蘭無盡藏的原料和糧食；靠着這些和德國本身的及其一切佔領國內的工業，它就可以易如反掌地征服全世界

了。

然而上述一切造成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體系對立的經濟原因，很明顯地都存在於帝國主義這種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中；假如在這次大戰後，帝國主義的制度和政策果如上文所述，被經濟民主的新型民主主義制度和政策所代替的話，那末造成這一對立的經濟原因，自然就不再存在了。

講到這裏，或者有人要問：上述的對立是否可能從社會主義國家底經濟制度及其政策方面來造成呢？依作者底觀察，認為絕對不可能的。這理由是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底優越性與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底和平性中。正如去年某期美亞雜誌中所評述：「蘇聯和其他大工業國家不同，她並無必要為她的過剩資本和過剩生產求得國外市場，因為她的經濟制度，並不是為私人的利潤而活動的。在蘇聯，她的國內市場和生活水準可以無限量地發展，不會發生那些由日常購買力趕不上生產擴張而發生的緊縮或恐慌。……她國內的資本市場和商品市場是永遠不會有飽和的一天的。」（見萬歌譯「蘇聯在遠東要求什麼？」）這就是說，因為蘇聯的經濟制度是不以

私人利潤而以全民福利爲目的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她的經濟政策是不以向外擴張、爭奪國外市場，而以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發達國內市場爲宗旨的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所以她國內的經濟發展是永遠無止境的，同時也永遠不可能成爲對世界的威脅。恰恰相反，她的繁榮反而大大有助於世界經濟的繁榮。而且正由於蘇聯經濟制度底這種優越性，她國內也就永遠不會發生像資本主義國家所發生的資本過剩和生產過剩的現象。生產過剩的經濟恐慌在蘇聯是不可能的。當一九二九——三五年，資本主義世界淪沉在恐慌和蕭條的苦海中時，社會主義的蘇聯却以繁榮孤島的姿態，偉然屹立於世界。這便是一個最雄辯的證明。社會主義的經濟，實質上是最澈底的經濟民主底實踐。因爲經濟民主之根本原則是人人在經濟上享受平等權利，而這樣的平等，只有在消滅生產手段的私有權，實現產業的國有國營或公有公營，亦即消滅人對人的剝削之後，才能成爲事實。這種經濟制度底特點，恰恰和資本主義完全相反，在於國內產業的繁榮和社會財富的發達，是建立全體人民生活福利的，提高上的，這是一。另一特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繁榮，不但不依靠於對外的擴張，

不依靠於別國的貧困，不威脅到國際的和平，而且反是以各國的繁榮和國際的和平為其外部條件的。這又說明社會主義對於國際經濟關係言，也是徹底經濟民主底實踐。

戰後各民主大國如能採行新型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策，則國內既不患市場之萎縮，恐慌之威脅，國外亦不患（由於殖民地制度之取消，帝國主義之終止）無發展之餘地。因為取消殖民地制度之另一面是落後國家的急遽走上現代化工業化的道路而獲得平衡發展的機會。然而這有賴於先進工業國家之積極扶助；而所謂積極扶助，自不外乎資本、機械、專家技術設備等。這樣的積極扶助，既可解除戰後資本主義國內生產過剩和失業之危險，又可使落後民族人民因在經濟民主原則下急遽走上工業化而生活不斷豐裕。這樣，落後國家也就變成了無限量的市場。「一國的繁榮以他國的繁榮為條件」這一口號，變成事實了。這樣的局面，固為社會主義的蘇聯所歡迎，而對於今天的資本主義各國更是絕對有利的。今天的資本主義各國，在戰後只有根本拋棄帝國主義的制度和政策，實行新型民主主義的制度，它們才能

和社會主義制度水乳交融地共存共榮，而二者間的密切合作才必然成爲世界和平底可靠保障。

(5) 獨立民主繁榮之中國是世界和平底重大因素

在這樣一個新型的民主世界中，中國地位之重要是不待言的。中國在這個世界中將以何種姿態出現呢？我的回答是將以獨立、民主、繁榮的大國底姿態，出現在民主世界的舞台上。抗戰的勝利只能說是完成獨立事業底一半，而國家獨立的澈底完成，尙有待於國民經濟在民主主義基礎上的獨立繁榮和自由發展。而政治的民主則是造成獨立和繁榮的決定條件。

無疑的，要創造一個獨立民主繁榮的新中國，第一個先決條件自然是要取消過去帝國主義在華任何特權和任何形式的控制。這大概已經不成多大問題的了。從積極方面說，戰後先進工業國家，必須根據平等互惠的原則，互助合作的精神，積極幫助中國建設現代的工業國家，如同扶助一切落後國家一樣。工業先進國家對中國實行這樣的幫助，使中國走上自由繁榮的道路，是能受到莫大利益的；因爲資本主

義國家，尤其如美國，如果對於中國建設事業給以大量的物質幫助（但是這種幫助必須是幫助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而不是摧毀和阻止中國走上工業化的道路，使中國永遠陷於經濟殖民地化之深淵，這是應當特別強調的），則中國可以消納一大部分美國在戰時膨脹起來而到戰後不易找到銷路的剩餘生產品（主要是機械設備），可以蘇緩美國國內資金過剩無處投放的苦悶，並可使美國大批工人不致在戰爭結束時因軍事工業急遽縮小生產而重受失業之威脅。這種經濟合作的關係，在資本主義國家方面說，其意義是「助人即所以助己」，在我國（和一切受工業先進國之助以從事經濟建設的國家）方面說，則意義在「人助即所以助人」。經濟上類似的互助合作，既足以造成共榮，又足以保障和平，是再好沒有的事。

取消過去帝國主義在我國的任何形式的控制，固為我國獨立走上現代化大路的先決條件，但這只是表示外來束縛的解除；而僅解除外來的束縛，中國還是無法實現現代建設的。因此更重要的還是清除內部的障礙。

如大家所公認，所謂現代化的建設實際就是工業化建設。而我國底工業化建

設，並非毫無原則的工業化，而必須是真實的、革命的工業化。中山先生的革命民生主義，就是我國工業化的基本路綫；它是和今天世界上所提倡的經濟改造底中心原則——經濟民主——完全相吻合的。革命民生主義的工業化建設，當然不是少數大買辦官僚資本所支配或操縱的工業化，也不是少數靠農民底汗血餵得肥肥的大地主階級所操縱或控制的工業化。因為這種工業化如果可能實現的話，它決不是民生主義的工業化，而必然變成「民死主義」的工業化。而這兩種勢力的控制或操縱，正是中國民生主義——經濟民主——工業化道路上的內部障礙。爲了建設一個獨立、民主、繁榮的新中國，必先澈底清除買辦官僚資本的操縱和澈底改革現存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

革命的民生主義是中國型（也是今日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後國家所應採行的類型）的經濟民主制。只有依照這種類型的工業化建設（都市和農村一樣），中國才能走上獨立民主繁榮的大道。也只有這一個新中國，才能對遠東和平世界和平有積極的貢獻。

國際知識小叢書之一
到和平之路

著者 黃 藥 眠

編輯者 沈 志 遠

發行所 新中出版社

上海呂班路六號

定價 國幣 元

初版 一九四五·五·

增訂版 一九四六·六·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年	1946
月	6
類號	1296

578

130
44 July 6

